

视域融合：中国基督徒苦难观研究反思*

——解读《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

王伟平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人一直试图理解作为其生存境况的苦难，而理解苦难观是理解一个文化的核心要素。《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通过宗教人类学方法，从理性、信仰和现实三个维度挖掘基督徒的苦难观，表明中国基督徒现实的苦难观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视域融合的结果。如果基于视域融合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苦难观和基督教的苦难观，将深化和推进苦难问题的研究，对于基督教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苦难 宗教人类学方法 视域融合 儒耶比较

作者：王伟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珞珈山校区，中国湖北省武汉市；Email: wwpcn@whu.edu.cn

苦难 (Suffering)，是人的一种生存境况。人们对苦难的思考，自始迄今都没有停止。这种思考至少包括从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对于命运的思考，柏拉图对于恶的思考，《约伯记》对于义人受苦难的思考，以及“伊壁鸠鲁悖论”及其系统化的神义论探索等；还包括《奥义书》、佛教的“业报轮回”等思想，以及儒家的苦难观等。

理解苦难观，是理解一种文化的核心要素。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和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等思想家都认为，苦难问题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前进。在卢梭看来，苦难问题来源于社会。这种将苦难责任奠基在社会之上的观点，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¹与之相呼应的是，汉斯·约纳斯 (Hans Jonas) 在奥斯维辛之后所呼吁的面对苦难时个体的责任。韦伯则更直接地认为，因认识到世界苦难的不可理解性而出现的神义论问题，一直是推动所有宗教发展的动力。²就基督教而言，赵敦华教授认为，拯救问题 (对苦难者的拯救) 是圣经的核心问题。圣经的历史其实是发生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结构的拯救史，即当下事件既是过去事件的完成，也是未来事件的征兆。同时，这种拯救史呈现一种罪与救赎的循环史：罪导致蒙蔽、救赎带来解蔽。³因而，理解苦难观是理解社会和文化的核心。正如罗素 (Bertrand Russell) 所说，了

* 本文系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施莱尔马赫的宗教共同体理论研究” (项目编号: 20BZJ002) 阶段性成果。

1 Ernst Cassirer, *The Question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76-77.

2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学术与政治》Xueshu Yu Zhengzhi [Academic and Political Vocations], 冯克利 Feng Keli 译, (北京 Beijing: 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 1999年), 110。

3 赵敦华 Zhao Dunhua: 《圣经历史哲学》(上) Shengjing Lishi Zhixue, Shang, (南京 Nanjing: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2011), 16, 24。

解一个时代或民族，必须要了解这个时代或民族的理论，尤其是关于善恶的理论（包括对苦难问题的理论）。⁴

张爱辉教授的《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⁵在苦难问题上做出了艰难探索。该著作着眼于苦难这个难题，从多维度探究基督教或基督徒已有的信仰化的和理论化的苦难观，并通过宗教人类学的方法，集中凸显中国基督徒这个群体的苦难观，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不仅深化了国内苦难问题研究，而且潜在地提出两种文化的苦难观视域融合这个新视角，对于基督教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活动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中国基督徒苦难观研究现状

学界对于苦难问题的研究文献不少⁶，但对于中国基督徒苦难观的研究则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周海金教授《苦难及其神学问题研究》从理性论证的角度来考察苦难问题——包括犹太教的苦难观、基督教的苦难观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的苦难观，并对以上理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最后增加一些关于（非洲的）苦难问题的现实考察。⁷然而，理论上对于苦难的解释，或许成为一种道德上有害的手段，甚至不仅没有减轻受害者的苦难，反而加重了受害者的苦难。⁸因而，在理论上探索苦难的原因及其责任主体的同时，有必要关注受害者的切身经验和对苦难的看法。正如张教授所言，“在研究基督教苦难观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关注基督徒现实生活中的宗教体验和宗教实践会比单纯研究理论本身更有意义。”⁹

在《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之前，从宗教社会学角度来研究中国基督徒苦难观的，还包括《麦芒上的圣言》和《苦难与信仰》。吴飞教授的《麦芒上的圣言》，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以旁观者的态度探索河北段庄村的天主教徒面对苦难时的看法和解脱之道。在吴飞教授看来，对于吴村的天主教徒而言，“天主教徒”只是一个标签：基督教的苦难观并没有真正地融合到这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对于苦难，他们通过抱怨或诉说

4 罗素 Russell：《西方哲学史》（上）Xifang Zhexueshi Shang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何兆武、李约瑟 He Zhaowu Li Yuese 译，（北京 Beijing: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10-11。

5 张爱辉 Zhang Aihui：《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 Nan Guan Yanjiu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View of Suffering],（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 Wenhua Chubanshe, 2018）。

6 影响力较大的著作包括：刘小枫 Liu Xiaofeng：《拯救与逍遥》Zhengjiu Yu Xiaoyao,（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88）；刘小枫 Liu Xiaofeng：《走向十字架上的真》Zouxiang Shizijia Shang De Zhen,（上海 Shanghai：三联书店上海分店[Sanlian Bookstore Shanghai Branch], 1994）；杨慧林 Yang Huilin：《罪恶与救赎》Zui'e Yu Jiushu[Sin and Salvation],（北京 Beijing：东方出版社 Dongfang Chubanshe, 1995）；温伟耀 Wen Weiyao：《上帝与人间苦难》Shangdi Yu Renjian Kunan[God and Human Suffering],（香港 Hongkong：明风出版社 Mingfeng Chubanshe, 2013）。

7 周海金 Zhou Haijin：《苦难及其神学问题研究》Kunan Jiqi Shenxue Wenti Yanjiu,（杭州 Hangzhou: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2014）。

8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学术与政治》Xueshu Yu Zhengzhi, 108。

9 张爱辉 Zhang Aihui：《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 Nan Guan Yanjiu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View of Suffering], 15。

苦难、遗忘的方式得到释怀，并没有进行神义论的追问或信仰上的探究。¹⁰胡卫清教授的《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则聚焦于潮汕地区女性基督徒对于苦难问题的态度和思考，凸显的是女性基督徒的边缘地位和主体意识的薄弱。¹¹但这两本著作并没有系统地探究基督徒的苦难观。

就苦难问题研究而言，张爱辉教授的《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从多维度探究基督教或基督徒已有的苦难观，不仅挖掘了信仰化的苦难观，还探求了理性化的苦难观；与此同时，该著作通过个案访谈和行为观察等田野调查的宗教人类学方法，深入认知中国基督徒群体的现实的苦难观，凸显了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苦难观上的视域融合问题，在理论和现实上都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二、多维度的基督教苦难观

《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的两个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从不同维度来探究基督教的苦难观。其主要内容可以重构为：“哲学化的苦难观”“信仰化的苦难观”和“现实的苦难观”。¹²哲学化的苦难观主要基于人的理性对苦难的原因、责任等进行哲学反思；信仰化的苦难观则主要基于人的信仰，不再努力追寻苦难的原因和责任，而是寻求如何面对苦难，应对苦难，通过苦难而通达救赎等。前者在人的苦难面前忽视了上帝的救赎，后者将人的苦难与上帝的救赎结合起来理解。¹³现实的苦难观则通过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力求真实地记录和反映基督徒现实的苦难观。

1. 哲学化的苦难观

哲学化的苦难观通常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神义论（theodicy）。神义论试图在苦难面前为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的存在辩护，不同的神义论具有不同的苦难观。张教授将神义论划分为奥古斯丁式的神义论、爱仁纽（St. Irenaeus）式的神义论和过程神义论。

正如张教授所言，这些神义论从某个角度解释苦难或恶产生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并没有真正完满地解决苦难问题。¹⁴作为基督教主流的哲学化的苦难观是奥古斯丁式的神义论。该神义论将苦难视为罪或恶的后果，而罪或恶是人之自由意志乱用

10 吴飞 Wufei：《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的信仰和生活》Maimangshang De Shengyan--Yige Xiangcun Tianzhujiao De Xinyang He Shenghuo[Sacred Word above the Awn of the Wheat: Faith and Life in a Rural Catholic Community], (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 Wenhua Chubanshe, 2013), 227-228。

11 胡卫清 Hu Weiqing：《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Kunan Yu Xinyang--Jindai Chaoshan Jidutu De Zongjiao Jingyan, (北京 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2013)。

12 《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共九章，除第一章“绪论”和第九章“结论和讨论”外，其余内容分别为“第二章 基督教的苦难观”“第三章 中国基督徒苦难观调查概况”“第四章 基督徒与‘神义论’”“第五章 基督徒对苦难意义的认识”“第六章 基督徒应对苦难的策略”“第七章 中国基督徒苦难观的特点”“第八章 基督教苦难观带给我们的启示”。“哲学化的苦难观”对应该书的第四章，而“信仰化的苦难观”对应该书的第二章和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一节，“现实的苦难观”对应该书第三章，第六章第二节，第七章。第八章阐释基督教苦难观的重要意义。

13 张爱辉 Zhang Aihui：《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 Nan Guan Yanjiu, 20-21。

14 同上书 Ibid., 99。

的结果。然而，这种苦难观并不能从理性上解释苦难的起源问题，即在全知全能全善上帝护佑下的世界里，为何（天使以及）人的自由意志能够被乱用？为何上帝允许伊甸园里“原罪”发生？¹⁵此时，罪或恶似乎变成了无中生有的“奥秘”。¹⁶这种苦难观所持有的永恒受罚的地狱观念似乎与上帝全善属性相矛盾。¹⁷

爱仁纽式的“灵魂塑造”神义论在批评奥古斯丁式神义论基础上认为，恶以及各种苦难，是上帝实现其目的的必要手段；通过恶和苦难，在上帝恩典下，人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断克服苦难、并最终成为上帝的子民。恶和苦难发生的终极原因在于上帝；而具体的原因，就人为引起的恶和苦难而言，在于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¹⁸然而，该类神义论对今世的苦难的解释和说明通常求助于来世或终末世界里所有人的永恒幸福；同时，该类神义论合理化了苦难，甚至会助长苦难。¹⁹

过程神义论的苦难观认为，世界中的苦难由上帝与人共同承担。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之后便不能再干涉世界的运行及其苦难。这种苦难观依据上帝并非全能来解释苦难的责任问题不在上帝，无法很好地解释苦难的来源问题。同时，这种苦难观所理解的上帝已经偏离了传统的全能的上帝观，削弱了上帝的神圣性和超越性²⁰，也偏离了从理性上探讨苦难问题的原初界定。正如张教授所言，以上对苦难的神义论追问存在诸多问题，难以逻辑一致地解释世界中存在的各种苦难问题²¹。她指出，人们在实际的苦难生存境况中，通常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苦难的原因以及神义论问题，而是如何从信仰上面对苦难，如何从现实中面对苦难并继续生活的问题。

2. 信仰化的苦难观

如果说，哲学化的苦难观是从理性出发思考苦难的原因、责任主体等问题，那么信仰化的苦难观则是基于《圣经》和信仰、因思考如何应对苦难而形成的一种苦难观；苦难发生的原因则是一个不可知的奥秘。

《旧约》所呈现的信仰化的苦难观，有别于《新约》中的苦难观。《旧约》是罪与救赎的循环，而《新约》则通过耶稣打破了这种循环。²²《旧约》中的苦难观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旧约》体现了一种惩罚性的苦难观，即苦难是“伴随着人的‘原罪’而来的”惩罚，是对“违背上帝诫命的惩罚”，是“个体过犯的惩戒”。²³另一

15 同上书Ibid., 89, 注释2[Footnote 2]。

16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0), pp. 63, 66.

17 张爱辉 Zhang Aihui: 《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 Nan Guan Yanjiu, 90。

18 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pp. 238, 265-266.

19 张爱辉 Zhang Aihui: 《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 Nan Guan Yanjiu, 93-94。

20 同上书Ibid., 95。

21 同上书Ibid., 99-100。

22 孙帅 Sun Shuai: 《历史的循环与拯救》Lishi De Xunhan Yu Zhengjiu, 载张庆熊、徐以骅 Zhang Qingxiong Xu Yihua 主编: 《基督教学术》Jidujiao Xueshu[Christian Scholarship],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2015), 300-301。

23 张爱辉 Zhang Aihui: 《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 Nan Guan Yanjiu, 38-50。

方面，《旧约·约伯记》等内容，则挑战了苦难是惩罚的观点²⁴，并力求让人在苦难面前保持谦卑，不再追寻苦难的原因²⁵。

《新约》的苦难观出现了转变。苦难是“上帝的恩典”：基督徒受苦是其接受上帝恩典的前提；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肢体，其受苦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然与基督一起能得到荣耀；为义受苦，是爱上帝的表现，是罪人与上帝相联的机遇。²⁶汉斯·昆和莫尔特曼等人也表达了这种苦难观。汉斯·昆认为，苦难中的人处于一种辩证的境况中，既受到（必然给予的）苦难，同时在苦难中蕴含着摆脱苦难得以拯救的（在信仰中被赠予的）方法；而且，苦难是通往上帝之路。²⁷莫尔特曼则认为，上帝与人一同受难，在受难中彰显上帝的爱，这爱给人以力量和希望。²⁸

3. 现实的苦难观

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观往往不同于前面两种理论上的苦难观。张教授认为，基督教面对现实苦难通常应对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第一，读《圣经》和祷告。通过读《圣经》，个体汲取其中的应对苦难的思想资源来宽慰受伤的心灵；通过祷告，个体将自己的苦难倾诉给上帝，将自己交托给上帝。第二，唱赞美诗。通过唱赞美诗，信徒可以忘掉痛苦或苦难，被诗歌的美所吸引，被其中美妙的句子所感动和鼓舞。唱诗被信徒视为一种极为荣耀的事情，通常也给人带来心情的愉悦。第三，信徒之间的关爱和代祷。基督教认为，每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肢体，其中一人受难，就是所有其他人的受难。因而，基督教应该相互关爱安慰受苦难的其他人。信徒的关爱，不仅表现为代他人祷告，还表现为提供一定的生活帮助等。第四，教会的教导和关怀。教会在基督徒受苦难时，通常会通过讲道、祷告、劝导等方式让信徒在其中获取力量，从基督的受难中感受基督的爱，学会“爱人如己”等。²⁹

中国基督徒的苦难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宗教人类学方法，作者试图向我们展示，基督徒在面对苦难时最主要的不是追问苦难产生的根源或原因，而是寻求如何克服

24 《约伯记》严重挑战了惩罚性的苦难观。参见刘小枫 Liu Xiaofeng:《〈约伯记〉与古代智慧观的危机》Yueboji Yu Gudai Zhihuiquan De Weiji, 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Daofeng Jidujiao Wenhua Pinglun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1996, 第5期。

25 张爱辉 Zhang Aihui:《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 Nan Guan Yanjiu, 50-60。

26 同上书Ibid., 62, 65, 67。

27 汉斯·昆Hans Küng:《上帝与苦难》Shangdi Yu Kunan, 邓晓芒 Deng Xiaomang译·载刘小枫 Liu Xiaofeng 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Ershi Shiji Xifang Zongjiao Zhexue Wenxu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1991), 906。

28 安孟希 An Mengxi:《中译本前言》Zhongyiben Qianyan, 载莫尔特曼 Moltman著·《被钉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 阮炜 RuaWei 等译·(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1997); 林鸿信 Lin Hongxin:《结束就是开始——莫尔特曼神学思想简介》Jieshu Jiushi Kaishi----Moerteman Shenxue Sixiang Jianjie[In the End-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载《基督教文化学刊》Jidujiao Wenhua Xueka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2015, Vol. 2。

29 张爱辉 Zhang Aihui:《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 Nan Guan Yanjiu, 160-179。

苦难、度过苦难。³⁰中国基督徒持有的苦难观，通常是一种信仰化的苦难观，大体上并没有哲学化的苦难观。³¹同时，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基督徒通常具有非常突出的伦理化的特点，他们力图通过遵守伦理、道德的规范来表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面对苦难，中国基督徒也会有“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疑问或困惑。但最终也都“平静”下来，开始依靠对上帝的盼望来度过苦难。这些基督徒认为，苦难是惩罚性的，是因为人自身的罪而导致的，怨不得上帝。同时，耶稣在人世间所受到的苦难更让人明白，耶稣基督替人受难是上帝爱人的表现，通过苦难可以认识上帝；同时，在苦难中可以依靠、信赖上帝来克服苦难。

三、视域融合下的中国基督徒苦难观研究

认识到中国基督徒苦难观所呈现的文化上的视域融合问题，是《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

张教授通过探究发现，中国基督徒的苦难观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她认为，中国基督徒的苦难观具有一种较强的伦理色彩，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如对苦难原因大都诉诸人事，在生活中将基督教信仰道德化。³²在这里，张教授已经表明，中国基督徒的苦难观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视域融合的结果。中国基督徒已经很好地融合了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张教授试图从视域融合角度考察中国基督徒苦难观问题，然而，该讨论还不够深入。如果能够探讨中国基督教徒身上所展现的传统文化的苦难观和基督教苦难观的视域融合问题，将深化中国基督徒的苦难观问题的研究。

当然，从视域融合角度探讨中国基督教徒的苦难观并不容易。首先，就文化融合而已，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具有异质性，融合的难度较大。正如卓新平教授所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迄今仍是“没有结束的相遇”。³³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求同、融合，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其次，两种文化的苦难观纷繁复杂，进行求同存异的融合是比较困难的。以下的分析试图比较儒家的苦难观与基督教的苦难观的异同和视域融合问题，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学术界对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苦难观与基督教文化的苦难观之融合，推进中国基督徒苦难观的研究。

儒耶文化苦难观的视域融合主要表现在：两种文化对上天或上帝的理解虽然存在差异，因而对苦难的认识终究会有不同，但都持有两种特定类型的苦难观，因而可以进行文化上的融合。³⁴这两种特定类型的苦难观：一种是惩罚性的苦难观，将苦难视为上天对

30 正如汉斯·昆所言，对苦难中的人给予苦难的思辨或论证，正如对正在挨饿的人提供一份事物化学报告一样，并不能改变苦难的现状。参见汉斯·昆 Hans Küng:《上帝与苦难》Shangdi Yu Kunan, 邓晓芒 Deng Xiaoman 译, 899。

31 依据张教授的看法，其所调查的基督徒的苦难观大体上没有呈现一种神义论特征，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与恶的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已经隐去；而他们的苦难观主要呈现为一种信仰化的特征，试图在苦难中寻找克服苦难的力量。参见张爱辉 Zhang Aihui:《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 Nan Guan Yanjiu, 120-122。

32 张爱辉 Zhang Aihui,《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 Nan Guan Yanjiu, 122, 194-202。

33 卓新平 Zhuo Xinping:《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求同与存异》Jidujiao Yu Zhongguowenhua De Xiangyu Qitong Yu Cunyi, (香港 HongKong: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ongji Xueyuan, 2007), 3。

34 张庆熊教授认为，儒耶在对待罪、恶等问题上具有的相同点主要表现为上帝保护义人和惩罚罪恶方面。参见张庆熊 Zhang Qingxiang:《基督教与儒家论“罪”与“恶”》Jidujiao Yu Rujia Lun Zui Yu E, 载《思想与文化》Sixiang Yu Wenhua (第二辑), 2002, 230。

人的惩罚；另一种是灵魂塑造的苦难观，将苦难视为上天锻炼人的因素，视为人成长的因素。从上文可知，这两种观点常见于基督教文化，而儒家实际上也具有这两种苦难观。就惩罚性的苦难观而言，儒家文化主要是表明，人（主要指君主）不能获罪于天，否则会收到上天的惩罚。³⁵其主要内容包括“天降丧乱”（《诗经·大雅·桑柔》），“弗善，天将丧于殷”（《尚书·君奭》），“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等。就灵魂塑造的苦难观而言，儒家文化认为，苦难是上天塑造、锻炼人的手段。该苦难观主要见于《孟子·告子章句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³⁶这种苦难观认为，舜等有能力的人都是出生困苦，而苦难，包括苦心志、饿肌体、空其身等，是为了“增益其所不能”，最终使其成为能够担当天降大任的人才。

儒耶文化的异质性之一就体现在两种文化对上天或上帝的认识。据了解，在早期的儒家中，天或上天是具有人格的，可以对人进行赏罚。因而可以说，儒家的这两种苦难观实际上都预设了上天具有人格。但是，自孔子之后，儒家的上天逐渐丧失了人格化，不再成为苦难赏罚的主体。³⁷然而，相较之下，基督教的上帝一直都是人格化的神，能够对人进行赏罚、塑造、引导，同时，苦难也是上帝进入世界进而拯救世界的方式。这是儒耶文化最重要的差异。或许，这也是作为历史上的“礼仪之争”所包含的“译名之争”——“God”如何翻译的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四、总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苦难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而探讨不同文化视域融合下的苦难观将是难上加难。在探讨基督教的哲学化的苦难观、信仰化的苦难观和现实的苦难观之后，张教授意识到中国基督徒的苦难观问题涉及不同文化的视域融合问题。然而，较为遗憾的是，她并没有深入探讨下去。如果能够在这个方向上加以努力，将会大大深化中国基督徒苦难观的研究成果。如果在深入论述基督教苦难观之外，探讨儒家、佛教等的苦难观，将能更好地展示和辨析视域融合下中国基督徒的苦难观及其特点。

当然，《基督教苦难观研究》是我国鲜有的通过宗教人类学方法专门研究中国基督徒苦难观的著作，就此而言，以上的遗憾似乎也是瑕不掩瑜；此处的提议只是一种对中国基督徒苦难观研究的期待与盼望。

35 李杜 Lidu:《中西哲学中的天道与上帝》Zhongxi Zhexue Zhong De Tiandao Yu Shangdi, (台北 Taibei: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1985), 26-27; 顾颉刚 Gu Xiegang、刘起舒 Liu Qihua:《尚书校释译论》Shangshu Jiaoshi Yilun, (北京 Beijing: 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u, 2005), 1553-1554。

36 杨伯峻 Yang Bojun,《孟子译注》Mengzi Yizhu, (北京 Beijing: 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u, 1988), 298。

37 对于天灾是否是上天对恶性的惩罚，孔子持存疑态度，荀子持反对态度，而朱熹则持赞同态度。参见张庆熊 Zhang Qingxiang:《基督教与儒家论“罪”与“恶”》Jidujiao Yu Ruja Lun Zui Yu E, 240。

English Title: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hristian's View of Suffering Based upon Fusion of Horizons: Understanding and Reviewing "Research on Christian's View of Suffering"

Abstract: Humans have always tried to understand suffering as a condition of existence, and grasping the notion of suffering is central to understanding a culture.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Suffering" employs the method of religious anthropology to explore the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 suffering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eason, faith, and reality, revealing that the actual concept of suffering among Chinese Christians is a 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Christian cultural perspectives. Compa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suffer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that in Christianity, based on this Fusion of Horizons, will deepen and advance the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and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Key words: Suffering, Religious Anthropology Method, Fusion of Horizons, Confucian-Christian Comparison

Wang Weiping: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Luoshanshan Distric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Province, China, Email: wwpcn@whu.edu.cn.